

颠覆型人格障碍

罗理模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广东 佛山 528061

摘要: 越来越多的认识和研究正在促进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治疗和理解。与此同时, 它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争议和挑战。论文作者借助条件分析心理学的启发, 和对颠覆性心理创伤剖析之后, 指出颠覆性就是边缘类型的一定标志。结论建议用颠覆型人格障碍这个新名称去替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旧称。

关键词: 边缘人格障碍; 条件分析心理学; 颠覆性心理创伤; 颠覆型人格障碍

1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历史

边缘型人格障碍(简称 BPD)是精神科常见的一种人格障碍, 主要表现为情绪、人际关系、自我意识以及行为的不稳定, 同时伴随着多种冲动行为。它是一种复杂且严重的心理问题。

首先, 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关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疾病从被发现到确定为临床诊断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 1801 年, Pine 的研究揭示了部分精神病患者依然保持着理性的现象。在 1837 年, Prichard 提出, 实际上, 人们对“无理由的疯癫”的人认为并无精神疾病症状, 只是这种精神疾病主要通过情绪、习惯和气质的不同表现出来。在美国, Rosse 首次将“边缘”这一概念用于描述介于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一类患者。在 1909 至 1919 年间, Pelmant 和 Clark 也分别探讨了边缘心理现象、边缘神经系统症以及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性。1921 年, Krapelin 某观点认为, 边缘特征是一种广阔的且无固定标识的领域, 它介于疯癫与正常人的各种奇异表现之间。1928 年, Reich 明确指出, 性格障碍, 尤其是具有冲动性格的人, 都是边缘患者。在 1942 年, 精神分析师德特格尔阐述了一种类似于“虚无”人格的现象, 但实际上, 这种现象已经与现代所提出的边缘人格现象非常相似。1949 年, Hochandpolatin 将“假性神经症性精神分裂”称为该组病人。

在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 对边缘状态的研究逐步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形成了大量的案例研究。精神分析师 Kemberg 总结了精神分析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并将“边缘人格结构”这一概念予以阐述, 同时对诊断要点进行了梳理。Gunderson 等学者将精神分析领域所涉及描述性案例经验进行了整理, 使之成为了具体的定义。根据 DSM-III 的诊断标准, 它们主要是基于他们的工作框架来

进行的。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实体开始进入精神科诊断是 1948 年的 DSM-I, 当时的名称叫做“情绪不稳定型人格障碍”, 1968 年的 DSM-II 取消, 因为它与当时的另外一个诊断, 循环型人格障碍有很大重叠。1980 年 DSM-III 出台, 一直到现在的 DSM-IV-TR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一直保留, 并取代了循环型人格障碍。

近十年来, 越来越多的探索和研究正在助力对边缘型人格障碍进行治疗及理解。与此同时, 它依然面临着诸多争议。

2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疑点

虽然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整理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突出表现和治疗应对的一些方法, 但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人类目前拥有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知识是不能消除该类型人格障碍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疑惑的。而当前人们熟知和已经习惯了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名称, 不过是目前实在找不到合适字眼来表述该类型人格障碍, 只能姑且接受“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无奈的名称及其解释方式。

和其它人格障碍不同, 边缘型人格障碍在十大主要人格障碍中, 是争议性最强的一种。边缘型人格障碍几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尤其令人困惑。

首先, 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其它主要人格障碍在构建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所有其他人格障碍的名称都源于这种人格障碍的表现特征。但边缘性人格障碍这个疾病名, 也并不包含该疾病的症状表现, 更不能说他有某种疾病名, 反映障碍者的心理特征。单从字眼上来看, “边缘”这个词仅仅表达了这组人格障碍是介于神经症与精神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至于这组人格障碍的特征表现是什么, 从“边缘”的词义上完全看不出来。如果一种人格障碍不是以自身特征性内涵来定义自己, 而是以在另外两种疾患中的方

位来称谓自己,那末这种人格障碍的名称就太笼统太模糊了。请别忘了这一点——其它类型人格障碍也可以说是处于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边缘”这个概念并不能使该类型人格障碍和其它类型人格障碍清楚明白地区分开来。

其次,人类始终找不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标志。人格障碍的标志指的是障碍者心理和行为的典型特征。某些学者所谓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不变的不稳定”的意思并非障碍者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特征,而只是心理和行为的一种状态。

也许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名称至今难以统一各方意见的症结,就在于该类型人格障碍始终找不到并确立自己的一定标志。自恋型心理问题、偏执型心理问题、回避性心理问题、反社会心理问题等这些自恋型性格缺陷、偏执性格缺陷、回避性性格缺陷、反社会性格缺陷等这些等等等等,这类情况,都属于比较严重的。主要人格障碍之所以没有争议或者争议较少,是因为这些争议较少的人格障碍都确立了自身的一定标志。一种人格障碍理论就是依靠确立起来的一定标志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的。而人们了解一种人格障碍,也是借助这种人格障碍的一定标志来组织自己对该障碍的认知。因此,找到并确立自己的一定标志,是一种成功的人格障碍理论的必要条件。

最后,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研究中,其真正的原因仍无法明确。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这些明显表现中,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心理意象、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的交往行为与行为冲动性,以及长期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以及一些短暂的精神现象,目前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理论并不能给这些突出表现分清层次。也就是说,当前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理论对该类型人格障碍的人格结构的认知还不够深入。

其实在该类型人格障碍的那些突出表现中,是存在着一个主次的结构的。通过耐心分析就会发现,短暂的精神症状、人际关系和行为的不稳定是患者的认知、自我意象的不稳定和空虚等感觉作用下的结果。而在情绪不稳定、自我意象不稳定、空虚孤独感这三类心理因素中,对自我意象不稳定有影响,因此问题不大,在思想上很执着,和他人为人处世要有一定的道理。又是情绪不稳定和空虚孤独感的原因。因此,自我意象不稳定这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初始因素。

3 条件分析心理学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学生说:“科学进步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旧理论在危

机中崩溃时新思想的掘起,真正的科学变革始于对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正视和突破。每当旧方法应对危机无力时,科学革命便孕育而生,从而带来全新的解释方式,新理论的掘起总是伴随着旧观念的解体”。

条件分析心理学是一种从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产生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发展而来的心理分析治疗新思想。条件分析心理学中的“条件”概念源自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中的“条件”术语。条件分析心理学认为,不但人类行为建立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之上,人类心理组织发展性联结或倒退性分裂也是建立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之上的。

条件分析心理学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人类心理一直并随着躯体形态在进化。人类心理在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心理反射机制——即对那些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刺激形成了条件习惯性的联结反射反应。同时相应地,那些不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刺激也在心理中形成了条件习惯性的分裂反射反应。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告诉我们,生命本质上是一种意志,人类个体生命意志最主要的形式是爱和恨。复制和遗传自我生命意志是个体存在最高的最后的目的。自我生命意志的核心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即他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感受与看法。

爱和恨都只是生命意志的一种形式。一个人无论是爱一个美丽或英俊的异性还是去爱琴棋书画、山川大海、宠物或科学真理,所爱的不外乎是对方或对象身上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价值和意义与爱是同义的,价值和意义即是爱。

爱作为自我生命意志的形式,生命肩负着将这种自我价值和意义复制和遗传下去的使命。而要复制和遗传自我生命意志,人类个体就必须首先和自身之外的东西联结,然后才能在外在客体身上植入自我生命意志。

爱就是主体和自己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联结。也因而,联结和爱也是同义的,爱本身就是联结。

心理组织中的联结性条件反射,以及心理组织中的分裂性条件反射,终究是由主体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实效性决定的。主体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的实效性反馈刺激决定着其心理组织中联结性条件反射或分裂性条件反射。

而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确证具实效性实用性的,是那些被肯定、被接纳、被赞颂的行为与语言。相应地,非实效实用性的,就是那些被否定、被排斥、被批评的行为与语言。个体的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的价值和意义被肯

定、被接纳、被赞颂，内化到其心理组织中就转化为一种爱的精神能量。这种爱的意义能量能引发主体心理组织各部分之间的联结性条件反射，从而使其心理组织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时候个体的心理就处于健康状态中。个体的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的价值和意义被否定、被排斥、被批评，意味着一种恶意权力意志侵蚀了主体心理观念组织，并内化成为一种分裂主体心理组织、颠覆主体自我控制系统的精神能量力量。这种破坏性颠覆性精神能量力量将个体心理组织撕裂成一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内耗系统。癔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神经症以及边缘型人格障碍，正是个体心理组织被恶意权力意志侵蚀之后，导致患者自我价值存在感和自我控制感被侵占、被弱化、被颠覆中处于和恶意权力意志搏斗中显现的结果。

条件分析心理学的要点包括：

(1) 神经症及边缘型人格障碍源于个体心理机制中的条件反射。

(2) 破坏性权力意志的侵蚀是造致个体心理组织发生分裂性条件反射的原因。

神经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人的个体心理组织分裂性条件反射的结果。

(3) 恨也并不是神经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原因。恨只是个体反击外来恶意权力意志对自我侵蚀、颠覆的防御手段，恨是主体对外来破坏性权力意志对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否定的否定。

(4) 个体的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是其心理机制中条件反射的条件。

个体生活中那些被肯定、被接纳、被赞颂的行为与语言，就是其价值和意义被现实反馈为正实用实效性的。而那些在生活中被否定、被排斥、被批评的行为与语言，其价值和意义就是被现实反馈为负实用实效性的。

是那些破坏性权力意志力量对个体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否定、排斥、批评，压抑并遏制了自我意义能量力量的联结功能，从而使破坏性权力意志的分裂功能获得机会，破坏性权力意志颠覆主体自我的险恶意图于是得逞了。神经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只不过是个体自身心理意义能量力量在和外来破坏性权力意志能量力量的冲突中处于劣势所显现出来的结果。

4 颠覆性心理创伤

条件分析心理学无意中为边缘状态和边缘人格结构的深层次因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借鉴性认知。条件分析心理学所描述解析的那类个体，其心理处于被外来恶意权力

意志侵蚀的颠覆状态中。

颠覆的词典释义有两个，其一为倾覆，翻倒（多用于车辆）。其二为用阴谋手段发动政变或武装叛乱，推翻合法政府。第一种释义中的颠覆在用于描述物体的非正常形态时，是被作为形容词来用的。而第二个释义中的颠覆是作为动词来用的，其含义直接等同于推翻。在用于描述心理状态的时候，其意思指的是个体的自我被外来恶意权力意志侵蚀而处于倾覆、翻倒的颠覆性状态中。

按照规模大小来划分，颠覆现象可以分为宏观颠覆和微观颠覆。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被阴谋政变者或武装叛乱者推翻看作一种宏观颠覆，那么新思想颠覆、替代旧观念就是一种微观颠覆。新思想替代旧观念的微观颠覆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在，所以微观颠覆才是普遍性的颠覆。如果按价值作用来划分，颠覆则可分为积极的进化性颠覆和消极的退化性颠覆。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被阴谋政变者或武装叛乱者推翻显然属于消极的退化性颠覆。而新思想替代旧观念无疑则为积极的进化性颠覆。

微观的感知颠覆也即为心理颠覆。一个群体或个体对另一个弱势个体恶意否定、排斥、批评、压制，其意图都在于颠覆被否定被打压者的自我，以使其丧失组织能力。宏观颠覆是一种权力颠覆另一种权力，心理颠覆则是外来恶意权力意志颠覆主体维护自我组织自我的权力意志。

人类个体生活于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上，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程度不同的心理伤害，什么样的心理伤害被称为颠覆性心理创伤呢？

像一般性的自卑情结那样轻微的心理问题，和象精神分裂症那样严重的心理问题，其背后都能找到心理创伤的症结，所不同的是伤害程度上的区别。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的心理创伤是最严重的，它就象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被阴谋政变者或武装叛乱者完全推翻，这个合法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没有在阴谋政变者或武装叛乱者压制下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能力。

自卑情结和抑郁情绪这样轻微的心理创伤，其自我所受伤害程度则象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被阴谋政变者或武装叛乱者不断骚扰，但这个合法政府大部分机体仍然完好，只是小部分遭受损伤。其组织能力仍可维持生活正常运转。

而颠覆性心理创伤则是介于象精神分裂症的毁灭性创伤和象自卑轻微创伤之间的一种创伤。顾名思义，颠覆性创伤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个体自我因为遭受恶意外力破坏而处于倾覆、翻倒状态，但主体自身仍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将这种倾覆、翻倒状态扭转过来。然而由于外来恶

意权力意志在力量上略占上风, 恶意破坏力又将扭转过来的状态恢复为倾覆、翻倒状态。维护机体正常生命力和外来破坏性权力意志就这样反复冲突, 但谁都没法完全压制对方而呈现出来一种反复、不稳定的局面或状态。这种不稳定就象一个国家政权由于两股派别力量争抢而处于相互倾覆的动乱状态中。颠覆状态是冲突的搏斗颠峰状态。体现于人格结构上, 就是我们所要澄清的颠覆性人格结构。我们也可以把边缘类型障碍者和外来破坏性权力意志反复冲突的互相颠覆过程看作主体适应压力的过程。

在 1956 年, 内分泌学和生物化学家塞利 (Selye, H) 将压力适应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警觉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因为在这一阶段, 人们已经意识到事件并开始准备战斗。其次, 在搏斗阶段, 个体积极投身于应对事件, 以减轻压力或适应压力, 或是选择退缩。三是衰竭阶段, 此阶段消耗了大量的生理和心理资源, 最终“筋疲力尽”。

在战斗中, 体内各种生理和心理资源均被大量消耗。因为受到调控压力的影响, 个体消耗了大量能量, 从而导致其心理状态变得敏感和脆弱。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轻微的困扰也会引发个体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

在衰竭时期, 因为压力的影响, 长期存在, 能量几乎耗尽。这时已无力继续抵抗压力, 这时在压力消失后, 个体仍能恢复正常。若压力源依然存在, 个体仍无法适应, 那么, 当一个能量资源已经耗尽且仍然处在压力之下的人, 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危险。此时, 疾病和死亡等状况亦可能随之发生。

一般适应症候群可被视为三个阶段的总称, 这一过程是应对压力所必需的途径, 同时又是压力的一种代价。

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的边缘状态阶段或者说颠覆性状态阶段正好和个体适应压力过程的搏斗阶段和衰竭阶段相对应。颠覆状况, 是人的应对压力周期的搏斗阶段, 时的状态, 以及正由搏斗阶段转向衰竭阶段时段的状态。而轻微的心理创伤如抑郁情绪和自卑情结就相当于个体适应压力过程的警觉阶段。精神分裂症那样严重的创伤状态和个体适应压力过程的衰竭阶段的完全衰竭状态相对应。自卑情结状态, 颠覆性心理创伤状态, 精神分裂症状态, 大略对应于个体适应压力过程的三个阶段, 也就是颠覆三阶段。

如果把适应压力过程的完全衰竭状态称为完全颠覆状态, 那么颠覆型人格障碍理论所谓的颠覆状态, 显然是一种非完全颠覆时的状态, 是颠覆过程中的搏斗阶段和转向衰竭阶段时的那种非完全颠覆状态。

而其它类型人格障碍由于个体适应或应对压力方式的不同, 而显现并称之为其所是的人格障碍。

5 颠覆是边缘状态的本质

颠覆性创伤的发现标志着一种新思想的掘起。新理论的掘起总是伴随着旧观念的解体。哪些旧观念将被掘起的新思想替代呢?

通过对颠覆性心理创伤的剖析, 发现颠覆状态和边缘状态所指涉基本相同, 但颠覆状态显然比边缘状态能更真实地表述该类型心理状态的冲突性结果。因而, 边缘状态的本质就是颠覆状态。

颠覆性心理创伤和边缘状态内涵的同一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 颠覆性心理创伤这一新理论的掘起伴随着解体的就是曾经称之为这种旧观念的边缘类型。

边缘类型是一种非常广阔的但无明显标志的领域这一断言, 将被从条件分析心理学挖掘发展而来的颠覆性心理创伤所推翻。颠覆性就是曾经断言没有一定标志的边缘类型障碍的标志。

一种人格障碍用在另外两种疾患中所处方位来称谓自己, 而不是以自身的特征性内涵来定义自己, 就说明人类对这种人格障碍的了解还不清晰。因此, 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名称只是该类型障碍模糊不清晰了解阶段的产物。

在明确颠覆性就是曾经被断言没有一定标志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标志, 及颠覆性心理创伤这一新思想带来全新的解释方式之后, 用颠覆型人格障碍这个名称来替代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旧称谓也就顺理成章了。颠覆型人格障碍这个新名称可以使人对这种人格障碍的脉络一目了然, 所以, 将边缘型人格障碍这种疾患的临床诊断名变更为颠覆型人格障碍, 实至名归的同时, 也标志着心理学上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6 极其不稳定人格的形成和表现

曾经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颠覆型人格障碍者在青少年时期, 遭受虐待、被忽视或被迫离开溺爱和照顾的父母, 在青少年时期会遇到情绪极不稳定的父母影响, 在这期间其经历的坏越多, 好就一直被无限制地强化, 从而使其产生对好的过分期待。好坏之间的鸿沟足够大时, 就造致了个体感知上的失衡, 因此, 无法将优秀与非优秀两种对立面整合, 也无法确立一致且全面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会丧失安全感, 产生绝对好和绝对坏的期待。尽管这种对立观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但人们却对此持有信心。这种不稳定的人格特质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颠覆型人格障碍者的颠覆性创伤, 是创伤后对自我被

颠覆的敏感、恐惧、执着的情结性过度反应。

有人认为缺乏自我认同是边缘型人格障碍者自我意象不稳定的根源。但在一个将边缘类型的理解提高到颠覆型人格障碍的人来说,缺乏自我认同只是边缘类型患者自我意象不稳定表面的原因。深层原因乃在于该类型人格障碍者的自我价值存在感处于被外来破坏性权力意志否定、排斥、压制的颠覆危机状态中。

缺乏自我认同恰恰说明了患者颠覆性创伤造致自我不确定不稳定的破坏性影响。患者在其童年遭受虐待、被忽略或被他人嘲笑嫌弃时,即其存在或其行为与语言的价值和意义被他人否定、排斥、批评、压制这些事实本身,否定的是他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的能力和权力。这种能力和权力信念正是个体有效建构自我组织自我的关键。“你不是你。”“你不是你想成为你认为是你”。或者,“你没法成为别人。”“别人也完全不是你”。该类型人格障碍者正是长期在这种逐渐内化的暗示性潜观念的摧残下,产生“我什么也不是”的颠覆自我价值的自体感的。当自体感里的主体价值被否定弱化时,这个人就因为自我中的意义能量弱化涣散而难于控制调节自我主体。因此,颠覆性创伤也意味着自我控制感被削弱,价值感和控制感被弱化使主体产生一种空虚孤独感。自我颠覆性创伤使患者产生“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困惑与混乱,并由于缺乏有效的思考而找不到答案。

有一句话说得挺好,“在成人的世界里,拒绝他人和被他人拒绝,那都是生活的常态”。但对于曾经遭受过颠覆性创伤的颠覆型人格障碍患者来说,被他人拒绝那是生

命的灾难。对被拒绝的敏感,对被抛弃异常恐惧,和强烈的分离焦虑,都印证了该类型人格障碍者对自己颠覆体验的敏感与执着。对于长期生活于遭受否定、排斥、批评的压制性环境中的颠覆型人格障碍者来说,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否定、被排斥、被批评,造致个体自我意象中的自我价值存在感颠覆性创伤的同时,也无助地习得了对被拒绝被抛弃的敏感与恐惧。长期被否定、被排斥、被批评的个体,最强烈的渴望莫过于一份能带来肯定、接纳、赞颂感受的关爱关系。当生活中仅有的关爱者临时别去时,颠覆型人格障碍患者就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分离焦虑情绪中。

颠覆型人格障碍者选择自暴自弃的人生甚至自杀,有些是因为他们无休止地寻求关爱的失败,特别是恋爱关系上的失败常使他们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爱的关系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人不能使生命尽善尽美,但可以让生命更深刻,让生命深刻的,始终是爱。颠覆型人格障碍者是如此留恋那种爱的深刻感,那是他们生命的根。失恋使他们觉得自己被连根拔了起来,那种连结被切断的痛,那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被彻底浇灭的痛苦。

参考文献:

- [1]360 百科,边缘性人格障碍[EB/OL].
-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3]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罗理模(1969-),男,汉族,广西玉林市,大专,自由职业者,人格障碍。